

走向不平常

老邢是我比较尊重的长辈之一。他有一个业余爱好：饲养花草。离休后，他不甘寂寞，在创办了一个园艺公司后，又开始收藏大树。他承包了一座荒山，收集全国各地搜罗来的大树，有些树龄达数百年，荒山成了森林公园。后来我有幸参观老邢的森林公园，算是大开眼界。公园就在休闲山庄的背后，各种奇异大树，盘根错节，郁郁参天，宛若仙境，真好比进入非洲的原始森林。而令我震撼的是，在一片新垦的山地上，一排排大树干，毫无生命迹象地竖立着，就像古罗马斗兽场遗址的石柱。老邢说，这是新移植的树。

我问，好好的大树，都砍削得只剩主干，还能活吗？

老邢说，要想活，非得如此。

原来，大树移植前，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，其中，最重要的是在树根两侧的土地上，开两条深深的平行壕沟，目的是斩断树的部分须根。这对大树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，失去了这些须根的大树，将有一个适应过程，剩余的根会提高吸收养分和水

分的能力。等到数周后，再开两道相垂直的壕沟，呈“井”字型。等到大树再次适应，才能达到移植的条件。移植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截去所有的树冠，只留主干。在外行看来，有些“残忍”。葱葱郁郁的华冠，是生命蓬勃的表象，是树的成功，是树的尊严哪！

说实话，老邢的移植法，是一门专业技能，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，新奇，但并不感兴趣。

接下来，他说，人就是一棵树。当我们有所失的时候，必须去适应，你会发现生命中那些曾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就像树的须根，一旦失去，人同样能顽强地活下去，这就是生命力。当人被迫面临一个新的环境，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时，曾经的成就与辉煌，就像那华丽的树冠，只会成为生命的负担。

人生里，有太多的患得患失，差别在于，大多数人失去了平常心，成为平常的人。另一些人却以平常之心，成为不平常的人。

（李双玉）

把心放到冷水里

我上高中时，有一次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，结果没有选上，便整天无精打采，感觉整个冬天都在为我而寒冷。

一天，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，什么也没说，倒上一杯热水，又倒上一杯冷水，笑着问我：“如果我把它们拿到室外，你说哪一个杯子里的水先冻上？”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肯定冷水先冻上了！”老师一笑，说：“好，那咱们试一试。”他把两杯水拿到了窗外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叫我一起来到窗前，令我惊讶的是，热水已经上冻，可那杯冷水还没有，我惊讶无语。老师笑了笑，对我说：“一颗燥热的心如这杯热水一样，在遭遇寒流的时候，更容易被冻结。”

老师又拿出一个冻苹果，切下两块，一块放在热水杯里，一块放进冷水杯里，然后问我：“你说，哪一个杯子里的苹果先解冻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害怕答错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：“应该是热水杯里的先解冻吧？”可结果令我又是一惊，冷水泡过的苹果虽然外面包着一层薄冰，而整块苹果却是软软的，已经解冻了。而热水泡过的苹果，虽然外层是软软的，但它的内部却是硬邦邦的，没有解冻。我又是无语，老师对我说：“一颗冰冷的心如这块冻苹果，当它被燥热的水所浸泡的时候，解冻是漫长的，不如给它降降温，冻就会很快地解开。”

体会到老师的用心良苦，我便用一颗冷静的心去思考，突然发现自己确实还不具备竞选的实力：学习中游，各项活动中见不到自己……想着竞选失败，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

在后来的岁月中，我依然在热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只不过总要给自己炽热的心不时降降温，因为我知道：“追求得越是狂热，可能受的打击也就越大。但是，当心被失败的寒冷所冻结时，让心冷静下来，冻就会很快解开。”

（程刚）

在崔永元所著的《不过如此》一书中，有这样一段对话：一天，鞠萍见崔永元忧心忡忡，便打趣地问道：“小崔，有什么不开心吗？”

崔永元不知从何说起，一声叹息。

鞠萍问：“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？”

崔永元说：“骑，刮沙尘暴都骑。”

“挣的钱也没有现在多吧？”鞠萍又问。

“那当然。”崔永元回答说。

鞠萍听后笑了，一脸的阳光，对崔永元说：“好日子过着，还有什么不快乐的？”

鞠萍几句话，说得崔永元一切烦恼皆除，一身轻松。

美国畅销书作家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把没有意思的工作很有意思地完成。”只要稍微改变一下，让烦恼拐个弯，你眼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悄悄地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有识之士认为：“人活一世，看似长久，实则只有三天——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昨天过去了，不必烦；今天正在过，何苦烦；明天还没到，烦不着。”这段话迸发出的理性光芒，启迪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都要学会“让烦恼拐个弯”，这样就能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自己。

只要学会“让烦恼拐个弯”，心胸豁达，你就会一切都想得通，生活就会充满阳光，快乐就会永远伴随着你。

（张雨）

让烦恼「拐个弯」